

928
1
3

渭南文集

三

南大令志第...

山陰縣志...



結... 寸之... 某... 其... 從...

渭南文集卷第七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謝曾侍郎啓

結綬彈冠既過尋常之望懷鈆抱檠獲輸尺
寸之長求言外翼之恩忽焉涕淚之集伏念
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吟梁甫於草廬倒天
吳於短褐借助於金張許史既家世之不為
從事於米鹽簿書又生平之未學一昨奔馳

薄官流落殊方土風頗異於中州宿疾遽侵
於壯歲食有鼃蛇之異醫無鍼石之良凜然
懷性命之憂不暇計飢寒之迫毀車殺馬逝
從此以徑歸賣劍買牛分餘生之求已豈謂
始終之不棄俯憐緩急之誰投出泥塗而濯
清風披泉扃而起白骨稱於天下曰知己願
豈在於他門雖使古人而復生亦難勝於此
賜茲蓋伏遇某官盡心知性惟道集虛氣塞
天地之間辭編詩書之策投業解惑務廣先

師之傳揚善進賢用爲聖主之報廣則或至
於雜恕則不責其全是致庸虛亦汙題品然
而仰觀明公之勇退每蹈前哲之難能超軼
絕塵優游卒歲雖賢愚之甚遠願師慕之敢
忘誓當力戒它岐益堅素守禍福有命豈其
或置於胷中名節儻全是則不辱於門下終
期末路可復斯言

刪定官供職謝啓

拔茅以征冒處清流之末及瓜而往曾無累

月之淹恩重如山感深至骨伏以刑措不用
邈矣成康之隆法家者流肆于秦漢之際以
吏爲師而先王之澤熄以律爲書而聖人之
道微是以鄙夫深文而不知還儒者高談而
靡適用惟我 國家之制克合古今之宜置
局而總以弼臣拔材而列之官屬必有遠關
盛衰之法以授有司故非深達體要之人不
預此選豈容惰甚亦在數中茲蓋伏遇 某官
學極誠明才全經緯道樞善應萬變不外於

吾心仁風遠翔廢物悉陶於和氣矜憐墜緒
收拾遺材致茲流落之餘被此生成之賜某
敢不討尋廢忘激勵懦庸念彼三尺法安出
哉要必通於古誼否則一獄吏所決耳尚奚
取於諸生冀收毫髮之勞庶逃俯仰之媿

賀黃樞密啓

恭審顯膺制書進貳樞府威望之重 宗社
所憑天其相有求之圖日以冀中興之治竊
以朝廷之政屬在帷幄之臣方無事之時雍

容坐談則夫人而皆可應一旦之變酬酢曲當非有道者不能歷觀昔人蓋鮮全美王導之襟量而學不至德裕之術略而器未優故晉卒安於江東唐莫追於正觀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恭惟某官心正意誠任重道遠躬卓行於苟且自恕之俗推絕學於散缺不全之經凜然一家之言發乎千載之闕加之博極墳史得興亡治亂之由綜練典章識沿革始終之際氣足以懾姦慝明足以察忽微其在

披垣惟公議是達其侍經幄惟王道是陳果由師錫之同入總本兵之寄然而方時多故爲計實難夷狄鴟張肆猖狂不遜之語邊障狼顧懷震擾弗寧之心東有淮江之衝西有楚蜀之塞降附踵至人心雖歸而強弱尚殊踊躍請行士氣雖揚而勝負未決堅壁保境則曷尉后來之望關國復土則又有兵連之虞竊惟明公素已處此某頃聯官屬獲侍燕居每妄發其顛愚輒誤蒙於許可雖輟食竊

憂於謀夏而荷戈莫効於防秋敢誓糜捐以
待驅策

除編修官謝丞相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 聖時願
使輒塵於清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
學術空疎文詞朴拙頃遊場屋未能絕出於
原夫久返山林但欲追酬於款乃至於手編
簡冊身綴鸛鷺豈惟忘魏闕之心固已息邯
鄲之夢敢圖一旦輒越稠人與聞 國典之

權輿猥備樞廷之掾史此蓋伏遇某官斯民
先覺盛世元臣亮天以格物之誠化俗用修
身之道雖江海至廣固無待於細流念燕雀
兼容亦何傷於大厦故令濫進以廣旁求然
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
深知獎拔之心浮屠成於合火冀終遂迺愚
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參政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願使

輒塵於清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至拙無能下愚不肖分章析句於蓬樞甕牖之下學但慕於俚儒娛憂紆悲於山巔水涯之旁文不供於世用比坐啼號之迫浪爲衣食之謀投檄無緣強顏可笑橘踰淮而爲枳竊自慨然泥出井而作塵望胡及此手編簡冊身綴鸚鵡筆研重尋氛埃一洗茲蓋伏遇某官至仁無間大德有容文兼赉作而不以窮人識高一代而樂於成物雖江海至廣本無

待於細流念燕雀兼容亦何傷於大厦致茲久困遂得少通然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之心浮屠成於台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賜出身啓

明廷錫對晨趨甲帳之嚴親札疏恩暮拜丙科之寵感深涕隕媿極汗流竊以國家取士之方固非一路學者進身之始又惡多岐故祖宗非私於俊造之科而公卿罕出

於選舉之外至膺特詔尤號異人頌詩足以
配絃歌則梅堯臣出於皇祐文章足以垂竹
帛則王安國起於熙寧或友朋借譽而不以
爲私或兄弟當塗而莫之或議厥絲至當故
可無慙如某者才樸拙而無竒學迂踈而寡
要自悲薄命久擯名場敢謂一朝遂叨賜第
門外之袍立鵠恍記少時詔中之字如鴉猶
疑夢事茲蓋伏遇某官股肱王室領袖儒林
以謂設一自之羅蓋非得爵之道至於售千

金之骨抑明市駿之心寧借妄庸以風四方
不忍拘攣而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
前修儒者之弊勞而無功誓少求於實效
聖君所行即是故事將時得於遺材敢仰賀
公道之興非獨叙私情之謝

答人賀賜第啓

比對明廷猥塵特舉兩章控避莫回天地之
恩一紙來臨復拜友朋之賜未知稱塞積有
慙惶伏念某才本迂踈識尤淺暗頃遊場屋

首犯貴權既憎棟播之偶前復惡瓦樞之輒
巧訟劉蕡之下第空辱公言與李賀而爭名
幾成竒禍敢期末路復齒清流晨趨甲帳之
巖暮拜丙科之寵此蓋伏遇某官學窮游夏
文媿卿雲槐花黃而並遊每記帝城之舊荔
子丹而共醉未忘閩嶺之歡特假溢言俾膺
異選千名記佛雖叨學者之光榮一日看花
寧復少年之意氣但懷感佩未易敷陳

賀張都督啓

恭審誕膺冊書首冠樞府運籌決帷幄之勝
遂定廟謨假鉞督中外之軍仍專閩寄傳聞
所逮欣抃惟均恭惟某官降命應期自天生
德許國本事親之孝化民用克己之仁早際
聖神徧居將相書虞淵取日之績恍若古人
詠東山零雨之詩適當初政屬邊烽之尚警
煩幕府之親臨元黃之篚爭歸赤白之囊幾
息果存膺於徽數用卒究於宏規仰惟列
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井舉皆涵養

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
長筭要在熟講而緩行願非明公誰任斯事
不惟衆人引頸以歸責固亦當守虛心而仰
成某獲預執鞭欣聞出綍斗以南仁傑而已
知德望之素尊陝以東周公主之宜敷名之
益大雖不敢紀殊尤於竹帛尚或能被一二
於弦歌冒瀆之深震惶無措

問候洪總領啓

借勢於王公大人夙懷志願侍坐於先生長

者適有夤緣仰偉度之兼容撫孤蹤而知幸
伏念某至愚不肖甚拙無能一官初迫於飢
寒百慮更成於疾疢綴鴛鴦會朝之列自傷
勸鶴之摧頽望魚龍變化之塗獨類寒龜之
藏縮比求祠廟歸掃丘墳猶出佐於近藩實
大踰於素望始終微倖進退慚惶恭惟某官
材擅國華德推世美崇論宏議質諸鬼神而
不疑大冊高文編之詩書而無愧歷風波並
起之嶮挺金石可開之誠雍容回翔而愈高

康濟之資排擯斥跡而彌積邇遐之望天將
降於大任上惟圖於舊人荷從橐於西清方
俟論思之益擁使擅於北固猶煩道德之威
某竊覲須臾欽承約束快威鳳景星之觀幸
孰過焉辱高山流水之知儻其自此

答鈐轄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
於明恩方修候問之恭已拜緘膝之賜情文
甚寵感愧兼深伏惟某官胄出山西書傳圯

上綠沉金鎖雖勇畧之無前緩帶輕裘亦風
流而自命茲膺帝眷暫總兵符遂容顛顛之
餘獲厠遊從之末春容方麗戎幕多間冀加
衛於寢興用大符於頌禱

問候葉通判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
於明恩敢謂窮途獲親耆德恭惟某官性資
直諒學術淵源愷悌宜民固已高於治績忠
誠許國曾未究於遠猷行膺召節之嚴趣上

禁途之峻雖仰觀翔翥鳳凰方覽於德輝然
猶幸須臾虎鼠同稱於相屬春容方麗燕寢
多間冀調興止之宜用副傾依之素

答吳提宮啓

伏蒙講修拜禮惠示函書溫乎其容若加親
粲然有文以相接雖快景星之覩終慙明月
之投伏惟某官華國英材通家舊好未嘗少
貶於公卿勢位之地願乃獨厚於江湖憔悴
之人賣劍買牛念即歸於農畝乘車戴笠尚

求記於交盟

賀葉提刑啓

伏審顯奉璽書改臨畿服坐于廟朝而施利
澤雖尚鬱於遠猷送以禮樂而有光華實寢
隆於睿眷傳聞之始開慰實深恭惟某官學
造宮庭行尊防範閣議 兩朝之望高文百
世之師入踐掖垣有斧藻聖謨之益出乘使
傳有宣道王意之勞周旋百為終始一節鳳
凰之翔千仞雖瞻仰詠歎之實同虎豹之守

九關終排擯斥踈而莫進竊惟大任之降將
啓非常之元必使備歷於阻難所以終成其
器業今者承邊鄙宿兵之後加夏秋積潦之
餘疾癘相熏流逋未止憂軫上煩於宵旰撫
摩方屬於忠賢伏聞親奉尺一之書下慰億
兆之望坐席未暖握節遽行蓋將訪災沴之
由施寬平之政挈之溝壑之內厝諸衽席之
安老稚聚觀感涕相屬迨及嘉猷之告宜膺
共政之求某久去門墻寢踈牋牘樞衣函丈

每懷問道之誠負弩前驅即下望塵之拜其
為欣抃未易敷陳

賀呂知府啓

恭審光膺中詔游畀左符協于師言出自上
意凡在部封之內舉同抃舞之情共惟某官
襟量恢闊文詞卓偉飛書走檄名早震於華
夷仗節擁旄功每書於竹帛比屬邊烽之靜
力辭官鑰之嚴雖北闕之書至于屢上然東
山之志寧許遽從果被睿知復膺重寄仁風

穆若方回比屋之春威望凜然先破巨燕之
膽某自欣末路得附餘光不汝疵瑕固荷包
荒之度今公喜怒敢招越分之尤惟殫惕勵
之誠用對眷知之舊

上陳安撫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易地南昌瓜未期
而先代雖千里困奔馳之役幸一官託覆護
之私伏念某孤學昔時褊心忤物方牽聯而
少進已恐懼而遽歸偶充振鷺之廷自知非

稱不失屠羊之肆其又美言比自列於私嫌
遂再汗於除目始終徼倖俯仰慚惶恭惟某
官道極誠明器函康濟閣議 兩朝之望高
名百世之師經術淵源造大學中庸之妙文
章簡古在先秦兩漢之間久以臺省之英出
試蕃宣之績雖弗容而君子乃見公初無欣
戚之殊然必進而朝廷始尊國實繫安危之
重佇聞休命大慰衆心某再掃餘塵增光末
路顧才能之有限加疾疢之未平先生琴瑟

書冊在前願卒門人之業小子洒掃應對則
可敢睎別駕之功

上史運使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易地南昌瓜未期
而先伐雖千里困道途之役幸一官在部封
之中伏念某學本小知器非遠用昨侵尋於
薄宦偶比數於諸公除目雖頻不出百僚之
底駭機忽發首居一網之中謂宜求放於窮
閭猶得出丞於近郡復緣私請更冒明恩超

超空凡馬之群實非能辨默默反屠羊之肆
其又奚言僥倖非常慚惶莫諭恭惟某官英
姿山立大度淵渟不媿於天而不忤於人卓
矣誠身之學有考於前而有驗於後大哉致
主之言願自信之甚明雖不容而何病使事
有指姑少試於澄清治具畢張要終煩於經
濟某小舟已具漫刺將前雖多病懷歸徒費
嚙枯之力然至仁逮下實寬東濕之憂

渭南文集卷第七

渭南文集卷第八

山陰陸游務觀
啓

答發解進士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投贄更慙
明月之暗投蔽去爲榮幸甚過望伏惟解元
先輩材高衆雋學富三餘將鴻漸於天廷姑
龍驤於學海豈圖羈宦適與榮觀萬里搏風
莫測雲程之遠一第溷子行聞桂籍之傳欣

佩兼懷敷宣罔既

答廖主簿發解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贊更慙
明月之暗投藏去爲榮幸甚過望伏惟某官
文高藝圃行著鄉評雖數竒如李廣之封猶
強飯有康頰之志賈勇千人之敵策勲百戰
之餘豈意羈遊與觀盛事故將軍羨妄校尉
知久鬱於壯圖新天子用老舍人宜即膺於
顯擢其爲贊喜莫究占言

上二府乞官祠啓

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黃冠而歸故
鄉輒冀奉祠之樂恃廊廟并容之度忘江湖
遠屏之蹤敬布忱誠仰干造化伏念某讀書
有限與世無緣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
林之志拊心自悼頽影知慚儻少逭於飢寒
誓求投於閑散頃以牽聯而少進惕然恐懼
而弗寧亟辭振鷺之廷徑返屠羊之肆優游
食足敢陳楚些之窮衰疾土思但抱越吟之

苦伏望某官因材授任與物爲春察其愚無
所能乏細木侏儒之用哀其窮不自活捐太
倉紅腐之餘特假閑官使安晚節棄實憲如
孤雛死鼠寧足矜憐譬杜牧以白骨遊魂少
加恤養某謹當收身末路沒齒窮山玩仙聖
之微言樂唐虞之盛化杜門掃軌固莫望於
功名却粒茹芝冀粗成於道術雖無以報猶
不辱知

賀吏部陳侍郎啓

恭審顯膺帝睠進貳天官成命甫行群情交
慶若用人每皆如此則公論寧復間然竊以
自昔撫運而有邦孰不好賢而願治然賢能
之進常齟齬而不合治安之會亦稀闕而難
遭京房事漢則見謂小忠孔子去魯則自以
微罪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方今主上嗣無疆
之慶基恢有爲之遠略思求人傑俾代天工
當饋歎無蕭曹共傳斯訓耻君不及堯舜今
得其人采四海之公言寘六卿之要地將期

清南文集卷之八
三
共政以責奮庸恭惟某官道大而氣剛才全
而業鉅方登臺閣則已挺然稱輔相之器及
試岳牧則又卓尔著藩垣之勞福及京師名
震天下使能少賤久已趣還顧乃周旋四鎮
之間淹歷五年之久積排擯斥踈而莫置殆
艱難險阻之備更道之將興理不輕畀豈惟
論思獻納陳萬世之策遂將經綸康濟致三
代之隆某早出門墻晚依幕府誨言在耳盛
德銘心駕下澤之車雖已安於微分磨浯溪

之石尚擬頌於中興

賀莆陽陳右相啓

恭審廷颺大號位冠群公識者咨嗟益信道
行之有命聞而興起共知天定之勝人某嘗
因故老之言竊考 昭陵之治乾坤大度固
兼容而罔間日月之照實無隱而弗臨小人
雖有倖進而善類常多敵論亦或抵牾而公
議終勝故士氣婁折而復振邦朋既久而自
消諤諤昌言天下誦道輔仲淹之直巍巍成

續史臣書韓琦富弼之賢固嘗端拜於遺風
豈意親逢於盛旦恭惟某官名蓋當代材高
古人瑰偉之器足以遺大而投艱精微之學
足以任重而道遠方孤論折群邪之銳蓋一
身爲衆正之宗徇國忘家惟天知我論去草
者絕其本宜無失於事機及驅龍而放之菹
果不動於聲氣卓矣回天之力孰曰山拔之
難積此茂勛降時大任豈獨明公視嘉祐之
良弼初無間然亦惟 聖主享 仁祖之治

功殆其自此某孤遠一介違離累年登李膺
之舟恍如昨夢遊公孫之閣尚覲茲時敢誓
糜捐以待驅策

謝王宣撫啓

杜門自屏誤膺物色之求開府有嚴更辱招
延之指銜恩刻骨流涕交頤伏念某獨學寡
聞倦遊不遂瀾翻誦說愧口耳之徒勞跌宕
文辭願雕蟲而自笑頃預朋來之列適逢聖
作之辰玉音親錫於儒科奎翰特嘉於樸學

曾未乾於詔墨已亟遠於周行病骨支離遭
塗顛沛驚馬空思於十駕沉舟坐閱於千帆
方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求棄侵尋末路邂逅
賞音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
奇窮之後夫富貴外物唯事賢可謂至榮父
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疏遠至孤之
迹又無瓌奇可喜之能不知何由坐竊殊遇
稱於天下曰知己誰或間然雖使古人而復
生未易當此此蓋伏遇某官民之先覺國之

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海內之動至
誠貫日踐危機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
事而喜愠不見雖裴相請行於淮石然蕭公
宜在於關中姑訖外庸即登魁柄凡一時之
薦寵極多士之光華豈謂迂踈亦加采錄某
敢不急裝俟命碎首爲期運筆颯颯而草軍
書才雖盡矣持被刺刺而語婢子心亦鄙之
尚力著於微勞庶少伸於壯志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濟南文集卷之八
六
貧不自支食粥已踰於數月幸非望及彈冠
忽佐於名州孰知罪戾之餘猶在憫憐之數
銜恩曷報撫已知慙伏念某少也畸人長而
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康養
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寢深兒女
忽其滿前藜藿至於併日屢求吏隱冀代躬
耕亦嘗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
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迺
至如此卒叨薄祿實謂殊私此蓋伏遇某官

黼黻帝猷權衡國論開公孫之東閣共欣多
士之彙征解晏子之左驂不忍一夫之獨廢
召來和氣力致隆平惟是魚復之故城雖號
烏蠻之絕塞乃如別駕實類閑官况惇惇方
起於徒中宜凜凜過虞於意外固弗敢視馬
曹而不問亦每當占紙尾而謹書豈有功勞
能自表見念昔並遊於英俊頗嘗抒思於文
辭既嗟氣力之甚卑復恨見聞之不廣今將
窮江湖萬里之嶮歷吳楚舊都之雄山巔水

涯極詭異之觀廢官故墟弔興廢之迹動心
悉性度幾或進於豪分娛憂紓悲亦當勉見
於言語儻粗傳於後世猶少答於深知過此
以還未知所措

謝洪丞相啓

薄技効官曾是青袍之朝士明恩起廢更爲
朱綬之山人雖莫與於鴻鈞猶竊陶於盛化
敢修尺牘敬布寸心伏念某丞學孤生輟耕
漫仕頃輸勞於鈇槩嘗厠迹於紳縷再歲京

華每有鳧鴈少多之歎一時士類或爲草木
臭味之同因遭衆口之鑠金孰信淡交之如
水訖由寬貸得遂退藏幸未抵於投荒乃復
汚於除吏茲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同德格
天以淵源之學潤色皇猷以直大之氣折衝
世變彛鼎方書於偉績濤瀾忽起於畏塗際
嘉會之風雲將開平治畀凶人於豺虎亟正
讒誣乃顧近藩暫勞卧護鋤耨競勸流逋已
見於四歸弦誦相聞風俗殆期於一變俯念

編氓之賤嘗居部吏之間假之餘光使不終
廢而某自安隱約久困沉緜和堯民擊壤之
歌徒欣末路刻唐士齊天之頌尚俟他時

上王宣撫啓

薄命遭回阻並遊於簪履丹誠精確猶結戀
於門墻敢辭蹈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
心於受知之地伏念某稟資凡陋承學空疎
雖肝膽輪困常慕昔賢之大節迺齒牙零落
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劍悲歌臨書浩歎每感

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昨屬元臣暫
臨西鄙獲厠油幕衆賢之後實輕玉關萬里
之行奮厲欲前駕馬方思於十駕羈窮未愁
沉舟又閱於千帆傷弱植之易搖悼鴻鈞之
難報心危欲折髮白無餘如輸勞効命之有
期碩隕首宥曾而何憾茲從剡曲來次夔關
雖未覘於光躔已少紆於志願此蓋伏遇某
官應期降命生德自天器宇魁閎鍾太行黃
河溫厚之氣文章鉅麗有慶曆嘉祐太平之

風取人不棄於小材論事每全於大體念茲
虛薄奚足矜憐然遭遇異知業已被宸前之
薦使走趨遠郡豈不為門下之羞儻回曩昔
之恩俾叨分寸之進窮子見父可量悲喜之
懷白骨成人盡出生全之賜過此以往未知
所裁

謝晁運使啓

救火後
發舉狀

事出權宜弗及先言而後救恩加慰藉乃煩
並蓄而兼收甫定驚魂已橫感涕伏念某灰

心賤士焦尾餘生學纔比於聚螢智莫階於
束緼偶緣鞞官獲託餘光別駕治中已負曠
瘼之責祝融回祿更慙備禦之疎方炎官熟
屬之鼎來寶杯水輿薪之弗救煙埃蔽日緜
在交塗鬱攸遽駭於黔廬倉卒僅知於顧府
焦頭爛額本資衆力之同露蓋暴衣至屈使
華之重惟當治罪寧可論功此蓋伏遇某官
造道精深宅心誠敬曲記熒熒之迹特收赫
赫之威憐巢燕之幾焚脫池魚於必死弗用



玉瓚方勤人事之修等與牛車俾離火宅之
怖某敢不仰思難稱俯愧無勞深念客言更
謹徙薪之戒廣儲水器常如濡膜之時過此
以還未知所措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意象纍然揣分方安於下吏寵光異甚交章
遽上於公車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
嬰脊病見謂散材偶從諸老先生之遊粗得
前言徃行之略可咨今事少年誤竊於虛名

力洗陳言晚節方慚於大學一來楚硤再閱
王春惟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掾占名惟
謹幸逃有蠲之嘲竊祿甚微屢起無魚之歎
豈期僉論驟及孤蹤遂令枯槁之餘漸有敷
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器函魁磊議極崇鉉
雖持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量大
呼相和或容醉吏之狂重聽何傷曲怨聾丞
之老雖深知其無用亦並采而不遺某敢不
強恕求仁質直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之

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報

答薛參議啓

伏審光奉制書來參戎幙山川信美久嗟人物之寂寥車騎甚都一聳吏民之瞻視極知趣召之在邇猶幸小留而後東恭惟某官器度清真風規高亮驥行千里騰驤本結於主知虎拒九關排斥遂收於朝蹟惟是雄豪之氣寓於鉅麗之文南弔沉湘西賡諭蜀傾卧龍之遺蹟有化鶴之故城雖左官共歎於滯

淹然絕景政煩於彈壓某久踈塵尾之誨喜聞鷓首之來聯遠遊之詩固莫追於大手續郊居之賦猶小異於庸人

答衛司戶啓

彈冠巫硤早欽三語之賢挾施蜀江首拜尺書之寵情文兩厚感怍兼深伏惟某官自立脩名蚤收上第千人所見共推高明練達之才一座盡傾行接醞藉雍容之論豈獨有光於吾黨固將增重於此州至於痛懲文法之

疎一振廉隅之壞非俗吏所爲也微君子其
能乎願疾其驅用諧所冀

與何蜀州啓

漂流萬里可知已老之頭顱贊貳一城復得
本來之面目將就脂車之役敢稽削牘之恭
伏念某小智自私大惑莫解自收朝蹟久困
宦遊冒別駕治中者三州假軍諮祭酒者數
月老驥伏櫪雖未歇於壯心逆風撐船終不
離於舊處忘栖栖之可笑復挈挈以此來共

惟某官曠度清真高標峻繁體道自得有見
於叅倚之間受氣至剛不移於毀譽之際願
公言之允穆知追詔之方行敢意窮途猥塵
上佐然某比緣多病深願少閑歲計之有餘
當守平生之素志治行其無事更歸長者之
餘風

答交代楊通判啓

瓜戍及期幸仁賢之爲代萍蹤無定悵候問
之未遑敢謂勞謙特先榮翰伏惟某官淵乎

似道直哉惟清風致雖高不廢應酬於衆務
文詞甚麗要皆原本於六經所宜問津於黃
扉青瑣之間何至涉筆於赤甲白鹽之下即
聞號召遂陟清華其猥以陳人偶叨末契道
途迫遽僅能占報於記曹舟編軻我弗獲往
迎於市暨歸依之素敷叙奚殫

與趙都大啓

游被臺移攝陪幕辯方刻章而俟報輒懷檄
以徑前迫於竒窮作此頑鈍冒世俗之所憫

笑賴門下以爲依歸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惑
不解罪宜求斥朝蹟已收者十年身困遠遊
車轍幾環於萬里比官巴硤旋客塞垣歲月
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骨無
毀而亦消羈旅危魂雖招而未返念惇惇之
安往復挈挈以此來豈忘慚羞實恃矜惻老
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
况依茂蔭斯蓋伏遇某官資函英達學蘊淵
源早奮竒謀蓋處囊而立見晚更劇任真游

乃以無前寶儲直中禁之嚴玉節寄西陲之
重曲憐狂簡自致漂流每假借於餘談爲經
營其一飽致茲小憩盡出大恩某敢不痛洗
昨非姑休疲役松陵笠澤雖賒故國之歸期
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

渭南文集卷第八

渭南文集卷第九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與成都張閣學啓

薄遊萬里最爲天下之窮攝守一官猥與幕
中之辯將携孥而就食敢削牘以告行伏念
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光陰晼晚已逾不惑
之年簿領沉迷猶在無聞之地嗟征途之可
厭捨舊館而疇依爲晏平仲執鞭旣云素願

就謝仁祖乞食寧復自疑茲承行省之移遣
備大藩之屬雖剡章之未報輒懷檄以徑前
冒行世俗之譏訶實恃門關之知獎老馬已
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况依
茂蔭恭惟某官學涵經濟洞極誠明秉心無
邪不媿於俯仰之際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
之間學倡諸儒惠加多士雖困窮之自取亦
提挈而不遺照隱察微每能得之濠上哀窮
悼屈幾若推之溝中施及孤生亦叨異顧某

敢不暫休疲役痛洗昨非陪蓮幕之英遊雖
知遲暮居草堂之補廐尚竊光華

答勾簡州啓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內孤寒之迹假天
涯獨冷之官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牋
之况豈勝末路之榮伏念某性資冥頑問學
衰廢留落殊方者累歲竒窮舉世而一人雖
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鴈而巾瓶無定如
雲堂旦過之僧比叨闔屬之招實過野人之

分方剡章而待報忽捧檄以徑前久矣倦遊
幸茲小憇此蓋伏遇某官風猷凝粹志節清
真念悵悵浪迹之安歸假疊疊餘談而借助
遂容萍梗暫息道途惟此意之甚恩實衰俗
之創見而某自侵晚境久歇壯心理剡曲之
歸舟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絕境敢做先賢

與蜀州同官啓

去國十年飽作江湖之夢佐州萬里又寬溝
壑之憂伏惟某官材術清通風猷凝粹雖小

試尚淹於遠業而盛名已著於僉言俯念孤
蹤方厄黃楊之閏特詒妙翰俾生枯枿之春
靖言留落之餘曷副吹噓之意感慚交集敷
叙奚殫

賀薛安撫兼制置啓

恭審璽封綠底疏恩遙下於霄宸幙建碧油
開府全臨於井絡周邦咸喜舊觀復還民望
息肩之期士知託命之所竊以江淮駐蹕勝
人在天定之時梁益宿兵擊首有尾應之勢

儻事權之少削則脉絡之不通宜得股肱之
良用增臂指之重至於旁連荆豫外撫戎蠻
亭障騫騰東軼巴渝之阻關河重複西當秦
隴之衝蓋有應變於立談之間豈容稟令於
千里之外維時詔旨實契事機恭惟某官淵
博有傳方嚴不撓絃言崇議卓爲百世之師
傑作雄辭散落四夷之遠入則首軼六官之
長出而遍膺十乘之華進用雖速而人猶恨
其滯淹位望愈崇而心益持於挹損涵湖海

曾懷之大負廟堂器業之優將究顯庸果膺
隆委關中既留蕭丞相上遂寬西顧之憂江
左自有管夷吾人共望中興之盛而况絲綸
之命適前弘矢之期維嶽降神而生申丕應
風雲之會夢帝賚弼而得說遄觀袞繡之歸
某去國十年佐州萬里縛袴服弓刀之役雖
恨迫於衰遲曳裾陪簪履之塵尚欣承於間
燕歸依之至敷繹奚殫

與李運使啓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曲從雖暫勞諭蜀之行
然益見回天之力恭惟某官致知格物學道
愛人親承西洛之正傳獨殿中朝之諸老至
於盤礴遊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
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耻煩狗
監之吹噓散落遐荒寧付鷄林之鑑裁比下
九天之誥召已傾四海之觀瞻不俟駕行命
義雖存於大戒可以理奪忠孝果得而兩全
方帥閫之猶虛以計司而兼莅仰惟臺省清
華之宿望加以山林高逸之雅懷一琴一龜
預想鈴齋之靜三熏三沐尚陪藥市之遊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鄭宣撫啓

伏審顯膺大號出董成師自陝以西咸舞歌
於德化從天而下即震疊於威靈豈惟翰海
玉關馳奏捷之音將見博士議郎上策勲之
典士心闡懌國勢尊安竊以當今秦蜀之權
重無與比中原 祖 宗之地久猶未歸既

天定而勝人宜王明之受福非得太行黃河
山川所鍾之傑誰復慶曆嘉祐華夏太平之
基先王克相後人上帝爲生賢佐雖遠猷辰
告暫違帳殿之深嚴然大臣暑行式慰轅門
之俟望復河關其自此知龜筮之悉從恭惟
某官氣壓群公才周萬務識若著龜之先見
論如山嶽之不搖湖海襟懷正在大床之獨
卧廟堂風采未妨一壑之初心茲輟近司來
恢遠略弼臣同德何難運帷幄之籌真儒爲

邦寧止學俎豆之事已慶登壇而授鉞遙觀
推轂而出師先天下而深憂方遠同於文正
即軍中而大拜豈專美於熙寧某流落無歸
樓遲可歎青衫去國十載于茲白首佐州一
人而已顧尚賒於委骨猶復覲於伸眉仰跂
光躔雖阻服弓刀之役鋪張勲業或能助金
石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樞密啓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

名爲餘事任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
交孚太平可冀伏聞今昔有不移之形勢華
夷有一定之士疆故彼不可越燕薊而南侵
猶我不能跨遼碣而北守堯舜尚無冠帶百
蠻之理天地豈忍羶腥諸夏之區又况以
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崛起之小夷以陛下
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孱虜重以軍民之憤
切加之廟祏之威靈當一震於雷霆宜坐
消於氛祲夫何玩寇久使逋誅九聖故都

視同棄屣兩河近地進若登天莫宣方叔之
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殫民力孰奮士心
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
官負沈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絕人之姿撫卷
慨慷風有四方之大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
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柄任以元龍湖海之
氣參子房帷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
擬長安之西萬里行矣清夷某識面莫先託
身最早側聽延登之渥自悲淪落之餘雖意

氣摧藏非復雕鷲離風塵之望然飢寒蹙迫
猶懷駑馬戀棧豆之思敢敬布於微誠覲少
回於曩睠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啓

攝郡壘之左符已逾素望備賓僚之右席復
玷明恩雖可知已老之頭顱猶幸得本來
之面目伏念某下愚不肖至拙無能陪蓬嶠
之後塵最爲薄命省桃源之昨夢恍若前身
泛然不繫之舟莫知稅駕之地豈圖末路更

汚除書蓋將問道質疑求備老聃之役豈獨
襍戕染翰預賡嚴武之詩樂哉斯行幸甚過
望茲蓋伏遇某官學窺聖域望冠時髦根於
高明用以忠恕執詩書之正印司翰墨之衆
盟富貴不驕有偉周宗之百世誠明自得屢
班漢詔之六條方當日有九遷之榮何難身
兼數器之地施及萍蓬之孤迹亦叨俎豆於
群英但不稱之是虞豈辱知之敢望已遵臺
檄即發山城紀文饒戎幕之談當從茲日窺

逸少蘭亭之帖或在暮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丞相啓

恭審誕告大廷延登真相永惟夷夏戴 宋
之舊思見太平時則 祖 宗在天之靈爲
生賢佐海內幸甚國勢巋然某少從史氏之
遊粗習星官之說去歲之杪垂象有開太微
紫垣忽一新於景氣神州赤縣持寢復於提
封曾未閱時遽聞休命昭哉天人精稔之際

見於君臣會遇之初恭惟某官鍾河嶽英靈
之姿應乾坤開泰之運器函魁碩論極崇袞
萬卷讀書盡是經綸之蘊十年遇主獨高康
濟之功比邁井絡之歸式贊斗樞之重俄進
陪於大政果首建於永圖股肱良哉耻君不
及堯舜期月可也致治庶幾成康方將修未
央長樂之故宮築馬邑鴈門之絕塞興植禮
樂於僵仆之後整齊法制於搶攘之餘威愴
殊鄰玉輦受渭橋之謁治借邃古金泥增岱

嶽之封然後遨遊謝傳之東山偃息蕭何之
甲第委成功而不處享眉壽於無窮某遠寄
殊方久孤隆眷驥老伏櫪知難効命於馳驅
狐死首丘但擬祈哀於造化

賀龔參政啓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
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
驩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恐不在於
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誠使

元臣大老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
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倖豈獨
坐消於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
天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
超軼器局恢闔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
身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久安之勢成長治
之業已收効於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群枉之
門曾不勞於變色薦紳相賀史冊有光然而
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

貴艱哉克終某十年獨荷於異知萬里敢虛
於忠告輒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
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終爲盛世之幸民

答交代陳太丞啓

撫銅人而歎息方感舊遊拾竹馬之棄遺偶
叨新命曾馳書之未暇愧飛翰之鼎來恭惟
某官鴻漸賢關鳳儀朝著傑作紀永和之會
邈矣風流清言繼正始之音超然名勝初比
乘輅之馭已勤側席之思峻陟容臺寢階清

禁某自憐末路獲踵後塵君遣使而有光華
即載驅於原野匠誨人而以規矩尚竊望於
門墻

與錢運使啓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
傳之華踰分已多置慚無所伏念某稟資甚
陋賦命多艱跌宕文辭本是書生之常態蹉
跎名官獨爲天下之畸人比由西蜀之歸獲
俟東華之對進趨梗野占奏空踈謂擯斥之

聖紀年目聖明大學
是宜豈超逾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道參聖
域學擅經邦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
公道尤深憫於窮途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
服膺已久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方日
親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答南劍守林少卿啓

比解邊城猥叨使傳頽惇惇之寡助宜挈挈
而亟行揣分已踰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
命九折窮途跌蕩文辭已困諸生之小技沉

迷簿領又無俗吏之能聲乃者來歸頽然遲
暮進趨梗野占奏空踈宜居擯斥之科敢辱
光華之命茲蓋伏遇某官道該聖蘊學擅經
邦獨倡諸儒躬伊尹天民之先覺興憐末路
念正元朝士之無多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
方圖馳問已辱詒書墨妙筆精雖喜窺於近
製頭童齒豁更自感於殘年

與建寧蘇給事啓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

傳之華忝冒過優慙惶莫喻伏念某多竒薄命子立孤生小智自私守紙上區區之糟粕大惑不解蹈人間洶洶之風波比由隴蜀之歸獲奉宣溫之對撲學不足以恭承清問蕪辭不足以罄寫丹衷謂擯斥之是宜何超踰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材高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逃違燕語喜望提封大匠之規矩可師方亟趨於函

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與本路郡守啓

比奉宸綸躡乘使傳方懼誤恩之及敢勤流問之先伏念某潦倒寒生沉迷薄官曲江禁柳早旅食於京華東閣官梅晚狂吟於蜀道偶然不死復此來歸豈期憔悴之餘亦玷光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天資甚茂朝望素高俯憐萍梗之孤蹤每借齒牙之餘論遂令留落忽有超逾某弛擔云初登門尚阻川途悠

邈敢辭叱馭之行風度清真先想疑香之地

福建謝史丞相啓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已便私一官
獲從於所欲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
伏念某早出門闕嘗塵班綴士於知己寧無
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為牛李之黨既逡巡
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晚參戎幕之遊始被
邊州之寄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
排加之罪其無詞乎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

歲律復昇守符曾未縮於印章已遽膺於號
召行能亡取資望尚輕便朝纔畢於對揚使
指遂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 兩朝元老
千載真儒以道德性命訓迪人材以禮義廉
耻維持國勢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
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遂容孱瑣猶
被甄收某敢不歛散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
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
俗吏之所能為或粗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

萬里望飽暖於一麾豈圖下石之交更起鑠
金之謗素無實用以為頽放則不敢辭橫得
虛名雖曰僥倖而非其罪甫周歲律再昇守
符曾未縮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召遂以羈旅
入朝之始首預光華遣使之行此蓋伏遇某
官造德精微宅心忠厚念錦里十年之上築
已是蜀人憐萍蹤萬里之來歸特捐漢節茆
然遲暮被此恩榮某敢不斂散視豐凶之宜
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

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為或粗施於素學過
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安撫沈樞密啓

造于王廷既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
於明恩豈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
慚汗為之浹背感涕至於交頤伏念某固陋
不通迂踈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
功趨事之能自屏迹於寬閑已頽心於榮進
徒中起廢方蒙燮道之除望外召還忽奉燕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部
二
朝之對然而進趨梗野論奏空踈徒叨三接
之榮莫陳一得之慮循名責實所宜伏司敗
之誅含垢匿瑕特俾玷外臺之寄茲蓋伏遇
某官望隆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
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
餘光少伸末路某敢不求民疾苦絕吏並緣
歛散視時益廣倉箱之積阜通助國庶無農
末之傷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泉州陳尚書啓

恭審顯奉璽書起臨藩府廟堂虛位固宜大
老之遂歸嶽牧得人聊見太平之有象恭惟
某官道參聖域德冠民彝下視諸公負元龍
湖海之豪氣獨尊九牧擅諸葛宇宙之大名
風雲自際於明時金石靡渝於素履超然去
國之久綽有高世之風雖力避寵名亟欲急
流而勇退顧眷求舊德未容袖手而旁觀姑
暫起於名邦即延登於政路某久違德宇喜
聽除音承顏接辭恍不殊於曩日質疑問道

尚自慰於窮途

答建寧陳通判啓

伏審顯膺新渥出貳潛藩逖聞旌旆之臨宜
有神明之相伏惟某官風規高秀德宇粹夷
含英咀華早預蓬萊道山之選飛英騰茂暫
爲治中別駕之行雖澹然克守於家風顧籍
甚難淹於國器即聞追詔遂陟顯途某託契
至深開緘竊喜自憐下客久孤國士之知猶
冀殘年及見郎君之貴

答漳州石通判啓

伏審被命佐州消辰視印士心其鬱謂歛經
濟以惠小邦天意孰知蓋儲名望而須大用
伏惟某官好是正直擇乎中庸崇論宏言挺
松栢貫四時之操高文大冊擅江河流萬古
之名謂宜凌厲以橫翔乃復逡巡而小却使
爲治中乃展驥耳雖暫試於外庸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當亟還於近列某未遑馳問先辱
寄聲祭竈而請比鄰歎高懷之莫測烹魚而

得尺素藏妙語以爲榮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誦行在所方承命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本宜使之省循乃更增其僥倖伏念某性資鄙陋學問荒唐雖慕長者之餘風豈聞君子之大道早親函丈偶竊緒餘曾未免於鄉人乃見待以國士知憐覆護殆塵沙曠劫之難逢頽墮摧蔽無絲髮微勞之上報昨者甫還吳會即使甌閩

超躡既多便安尤極徒以久違於公袞悵然願事於師門山川間之日月逝矣方坐馳於夢想忽祇奉於詔追深惟幸會之非常但懼奔馳之弗及夫何竒蹇更累生成方仇怨造言投鼠不思於忌器乃保全極力舍牛寧廢於繫鍾此蓋伏遇某官偉量包荒深仁篤舊念招之來而麾之去若匪近於人情謂舍其短而取其長猶可勝於官使故推餘潤以及枯芟而某筋力疲於往來疾恙成於憂畏質

疑問道自憐卒業之何時訟過戴恩尚異收
身於末路

謝趙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比馳駕使者車復改轅
而西上仰戴公朝之寬大重為遠吏之光華
伏念某拳曲散材聱牙末學衣食不繼自竄
夔楚之邦齒髮寢衰倦遊隴蜀之境惟習氣
未忘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詞藏之名山
本欲粗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

公記憶不忘詔除婁下雖復顛隳於薄命要
為比數於明時而况仍皇華臨遣之榮易江
表清間之處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伏遇
某官誕保民彝堅持國是致君密勿偉治具
之必張望古慨慷閱道術之將裂務廣人文
之化仰扶主斷之明念此窮途為之擇地更
今破萬卷之讀或可成一家之言某敢不開
蓋舊聞激昂儒意稍竊簿書之暇日試求學
問之新功構櫨侏儒儻未捐於大匠彫蟲篆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部
刻尚少進於故時庶仰答於聖知亦粗酬於
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王樞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
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奉曲散
材遭回末路浪遊山澤不知歲月之屢遷篤
好文辭自是書生之一癖斐然妄作本以自
娛流傳偶至於中都鑒賞遂塵於乙夜既閱
期年之久兩膺召節之頒雖改命於半途尚

乘輅於名部始終僥倖進退光榮茲蓋伏遇
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以國士待我卓爲
特達之知於古人求之每極吹噓之論詔除
婁下器使不遺雖云薄命之顛隲要是公朝
之記省某敢不竊簿書之暇日求學問之新
功樽櫨侏儒儻未捐於大匠彫蟲篆刻尚少
進於曩時庶仰答於上恩亦粗酬於鈞播過
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錢參政啓

詣行在所方承認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
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少苦賤
貧長更憂患名場蹭蹬幾白首以無成宦海
漂流顧青衫而自笑不圖遠戍乃誤明恩一
麾在巴蜀之間萬里促宣溫之對清光咫尺
睿獎再三略有司資格之常備奉使詢謀之
選方虞官謗又辱詔追半道遣行雖歎棲遲
之薄命頻年記錄要爲比數於公朝茲蓋伏
遇某官培植衆材主張公論憐其跋前疐後
姑令全進退之宜謂其尺短寸長或可責馳
驅之効曲加杖屨俾竊便安某謹當增所不
能修其可願侵尋遲暮雖嗟已失於東隅激
勵衰疲尚及未先於朝露

謝侍從啓

祈天請命異循省於叢祠便道之官復驅馳
於近甸始終僥倖俯仰兢慚伏念某鄙朴不
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戍
遠方乞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劇超逾但

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温坐席
遽辱賜環初疑誤報者再三俄乃真承於尺
一文詞吏事何者粗堪物論人情居然不允
非賴密加於覆護固難終遣於顛隳此蓋伏
遇某官義薄九天量容百革念器盈則覆推
轂無所復施然令出惟行反汗豈其得已遂
容末路獲忝優除雖愧招麾之頻亦驚弔賀
之速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
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怠尚少贖於空餐

謝臺諫啓

折天請命冀循省於窮閭便道之官復馳驅
於近甸始終僥倖俯仰兢慙伏念某鄙朴不
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成
遠方賴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劇超逾但
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温坐席
遽辱賜環初疑誤報於姓名俄乃真承於詔
命人才吏事何者粗堪自計旁觀居然不允
敢謂并包之廣大更令進退之從容此蓋伏

遇某官山立英姿海涵偉量盡言劇論雖震
聳於朝端用怒持平每保全於士類遂容未
路獲忝優除俯伏以思論報何所而某昨緣
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久堪於從宦服
勤不怠尚少贖於空餐

與本路監司啓

詣行在所方奉詔以北歸駕使者車復改轅
而西上稍息道途之役獲全溝壑之身揣分
已踰置慚靡所伏念某頽然遲暮久矣漂流

成隴十年形容盡變還吳萬里交舊半空騎
馬而聽朝雞已冥心於昨夢賣刀而買耕犢
將掃軌於窮閭敢謂頻年婁膺嚴召既衆知
其不可亦自揆之甚明所期獨往於山林乃
得本來之面目此蓋伏遇某官英姿玉立大
度海涵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
尤深憫於窮途施及妄庸未忘記省某登門
維舊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即趨函丈
小夫之竿牘自見姑致萬分

答本路郡守啓

末路賜環本出聖知之舊半途昇節尚承寵命之新揣分實逾置慚靡所伏念某易搖弱植無用散材轍環天下而老于行寧非薄命舟近神山而引之去殆有宿緣方力丐於退藏乃更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指南公議推轂時髦顧雖流落之餘亦在揄揚之末某方勤馳傳未卜登門頌詠之私敷宣罔既

答寄居官啓

賜環半道易節回轍去閩中瘴癘之區得江表清閑之地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某官義重嚙枯情深推轂每假揄揚之助俾叨臨遣之榮黃撫幹委老夫耄矣而無能寧有澄清之効君子居之而何陋尚陪名理之餘范提尺素驚傳喜論文之未替一樽相屬悵道舊之何由陳檢泪沒簿書敢冀澄清之効從容談笑尚為衰晚之光

賀舊正言啓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館
清南文集卷之十
恭審保直北扉方演出綸之命拾遺西省遂
輸補袞之忠上虛佇於嘉言士共歸於碩望
恭惟某官英辭擅世偉識絕人諸老先生聞
名而願交學士大夫望風而知敬讎書群玉
之府視草承明之廷比傳夜對之從容屢動
天顏之忻懌主聖臣直共知千載之逢言聽
諫行獨任七人之責木從繩而必正石投水
以奚難某屬以乘輅阻陪賀厦比年十漸必
盡告於吾君一日九遷將孰先於門下其爲

抃躍罔罄敷陳

賀周叅政啓

恭審顯奉廷揚進陪國論號今渙焉可述力
專討論潤色之功疇咨若時登庸遂處輔弼
疑丞之位國有隆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
以典謨實列於六經臣主難逢於千載高文
大冊或託之不得其人老師宿儒有死而莫
見於世維時鴻碩之彥早冠清華之途成功
告于神明大業刻之金石發德音下明詔大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清江文集卷之一
三
哉王言建顯號施尊名震于方外一變猥釀
枝駢之體復還雄深灑噩之風縉紳竊誦而
而得師夷狄傳觀而動色顧於昭代可謂殊
勲雖箕頰之志屢陳然莘渭之求馬徃恭惟
某官任重而宏毅謨明而弼諧以窮深測遠
之才坐酬衆務以極高蟠厚之氣陰折遐衝
至於擅世之英辭本皆全德之餘事僅少施
於一二已見謂於崇欲豈容卷懷經濟之圖
遂欲袖手寬閒之地公母困我初誦留行之

言上誠知人亟下延登之命然易間者聖君
之眷難居者天下之名方仰對於寵光願益
思於挹損茂迪謙尊之吉求爲善類之依

賀謝樞密啓

恭審顯膺出綍進貳本兵蠻夷奪氣而息謀
朝野動容而相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敏識
造微秉心如金石之堅論事若權衡之審主
知千載際聖世之風雲言責三年極人才之
涇渭士恃公平而不恐上嘉孤直之無朋遂

由常伯之聯進貳中樞之任較一時之同進
得喪孰多付四海之僉言忠邪自見固將力
回薄俗盡建明謨網漏吞舟示太平之寬大
雲興膚寸澤庶物之焦枯豈惟康濟於茲時
固足儀刑於後世某早迂記省晚荷甄叙雖
知薄命之多竒猶復議言而不置使駑馬妄
思於十駕而沉舟未羨於千帆求之古人可
謂曠世難逢之會報以國士敢忘終身自勵
之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賀禮部鄭侍郎啓

恭審筆橐陞華資論思於禁路絲綸出令兼
潤色於皇猷共知儒術之益尊孰謂太平之
無象恭惟某官好是正直擇乎中庸大冊高
文固已寫之琬琰崇言欲議皆可質於鬼神
殆將與日月而爭光奚止當雷霆而獨立惟

上聖克勤於總摠察羣臣各盡於才能謂其
代予言既久煩於鴻碩求能典朕禮宜無易
於老成况以南省之要司仍寓西垣之舊直
惟時異數實冠清途然而文關國之盛衰官
以人而輕重顛俊尊上帝豈止在玉帛鐘鼓
之間歛福錫庶民其必有典謨訓誥之盛視
古無愧非公而誰所冀復如三代禮樂大備
之時抑亦追還兩漢文辭爾雅之體顧雖老
矣尚及見之

答撫州發解進士啓

士論推賢方恨定交之晚鄉書擢秀遽勤授
贊之恭恭惟某官與學海涵英姿玉立山川
信美生大儒名世之邦絃誦相聞陶 聖主
右文之化將鵬搏於宦海姑鴻漸於名場某
偶此乘輅遂叨勸駕宸廷射策豈惟慶榜帖
之馳葳室讎書尚及見雲霄之舉解魁云籍甚聞名方
恨定交之晚衰然擢秀遽勤授贊之恭

賀施中書啓

伏審蓬壺清閼早冠群仙之遊詞掖高華旋
觀一佛之出得人之盛吾道有光恭惟某官
秉德醇明宅心夷粹高文大冊非復騷人墨
客感寓之詞崇論絃言盡得宗廟朝廷嚴重
之體久矣絕世而獨立固難袖手而旁觀況
今 聖政之新方建太平之業推明天子惻
怛愛民之指開慰海內奔走鄉化之心德意
達於四夷號令媿乎三代清議所屬匪公而
誰且甘泉均號於從臣而西省獨稱於政本

國僑潤色雖槩取儒學之長山甫將明必深
通天下之務正官名者蓋已百祀稱職業者
允有幾人憂乎其難理若有待動心駭目自
茲觀大手筆之傳削牘濡毫又當慶真學士
之拜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年運而往益知涉世之艱職思其憂獨幸侍
祠之樂惓惓微志懇懇自陳伏念某擁腫凡
材聳牙曲學既無甚高論足以譁世豈有它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藏書
清江文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繆巧用以致身隨牒半生問津萬里雖誓圖
微報不勝狗馬之心而俯迫頽齡已罹霜露
之疾壯志繫然而欲盡殘骸悴爾以難支拉
朽摧枯競爲排陷哀窮悼屈孰借聲光敢圖
廊廟之尊未棄門闈之舊曲憐不逮力謂無
他至於跌宕之文辱在褒稱之域二百年無
此作矣固難稱愜於獎知萬戶侯豈足道哉
私亦激昂於衰懦然而揣數竒之薄命懼徒
費於鴻鈞與其度越群材留朱雲於東閣曷

若稍捐薄祿置陶令於北窻伏望某官仁風
翔及物之恩赫日照覆盆之陋念前跋胡而
後薨尾惟當自屏於江湖方上昭天而下漏
泉忍使獨擠於溝壑假以毫端之潤寵其林
下之歸某謹當刻骨戴恩剝心慕道誦丹臺
之藥笈少尉素懷拜玉局之冰銜用華晚景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杖屨付桐
江千里之民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

愧溢衰顏伏念某元祐黨家紹興朝士池魚
灑澣本思目放於江湖社櫟支離久已難施
於斤斧繇治生之素拙因從官以忘歸頃自
吳中久留劔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
而相從方深去國之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
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憎本出一
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讎貌是羈孤
孰爲別白縱免投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
身且定遠未歸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

猶護北平之盛秋豈有朝爲閭閻廢斥之人
暮竊畿輔承宣之寄茲蓋伏遇某官學窮突
與勲寒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赤烏
几几同宗社之閑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氣
之不振埏陶至廣收拾無遺方與物以皆春
憫向隅之獨泣燮和輿論闕略彝章起安國
於徒中較恩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爲力尚輕
而某少非列於通才晚徒專於樸學棄雞肋
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續鳧脛則自悲恐難

逃於薄命

謝梁右相啓

故里投閑久竊奉祠之祿清時起廢遽叨出
守之榮挈於九折之途置之一飽之地感深
至骨涕溢交頤伏念某鄉校孤生京塵下吏
學徒盡力徐而察之則鷁退飛仕已冥心非
敢後也而馬不進頃者南遊七澤西上三巴
繆見推於文辭因頗交其秀傑愛憎遂作譽
毀相乘肆為部黨之讒規動朝端之聽雖漸

能忍事聽唾面之自乾猶競起浮言至擢髮
而莫數瀕洞風波之上流離道路之旁幸逢
皦日之中天固宜潦水之歸壑矧此江山之
郡介於吳越之間先世嘗臨尚有召伯憇棠
之愛提封甚邇僅同買臣衣繡之歸蕞爾何
堪居然非稱此蓋伏遇某官身扶昌運手幹
化鈞一氣爲魚咸遂飛潛之性衆材亲楠各
安小大之宜俯憐囊下之餘嘗沐筆端之潤
摧頽雖久省錄未忘謂人士舍之則蔽固當

慕昔賢顯晦之節然朝廷養非所用何以待
異時緩急之求既啓迪於淵衷遂燮和於輿
論而其年齡抵此意氣蕭然律召東風雖幸
春回於寒谷手遮西日敢希身到於脩門

謝周樞使啓

起由散地付以名州朝迹久踈忽喜長安之
近戍期未及先寬方朔之飢靖言孤蹤可謂
過望伏念某單瓢窮巷土木殘骸早已孤危
馬一鳴而輒斥晚尤顛沛龜六鑄而不成羽

翻摧傷風波震蕩薄祿作無窮之崇虛名結
不解之讎鄙生自謂非狂甚矣見知之寡韓
愈何恃敢傲若為取怒之深乘下澤之車忽
過半生掛神武之冠今無多日偶然未死得
此少伸制出西垣地連右輔顧視必恭之梓
阡陌相望封培勿翦之棠鄉閭太息此蓋伏
遇 樞使丞相學優聖域道覺民先卓爾為
衆正之宗毅然開孤進之路自太公已久望
子仰關宗廟之靈有夷吾可無復憂盡釋薦

紳之慮方廣求於雋傑乃首記其姓名生物
功深奚啻吹律召東風之妙回天力大未覺
挾山起北海之難而某少頗激昂老猶矍鑠
志士弗忘在溝壑固當堅馬革裹尸之心薄
福難與成功名第恐有猿臂不侯之相

謝黃參政啓

病餘揣分靳續食於叢祠望外疏恩俾牧民
於近郡感深雪涕慙劇驛顏伏念某早歲多
艱晚途益困岷嶠巉絕身行禹貢之書雲夢

蒼茫口誦楚騷之句未葬支離之骨辱招羈
旅之蒐八千之路雖還五十之年已過視荒
荒而益廢髮種種以堪哀斷港絕潢徒有朝
宗之願朽株枯木何施造化之功雖存溝壑
之餘生已是簪紳之棄物驚宿愆之盡洗知
孤迹之少安如絲如綸命出西垣之潤色有
民有社地連右輔之封圻矧復嚴瀨遺祠桐
山故隱企高風之如在顧俗狀以自慙此蓋
伏遇 參政相公黼黻皇猷權衡國是衆仰

規模之大天知議論之公謂設廉耻以遇群
臣士斯自好且蹈仁義則為君子人亦何常
務與惟新不求其備某謹當銘膺感德擢髮
思愆弱羽遶枝姑低曰於晚景靈丹點礫儻
邂逅於初心

謝施參政啓

起由散地畀以專城命出詞垣仰戴絲綸之
寵名居節鎮俯慙章綬之華僂屨拜恩謔諄
叙感伏念某薄才綿力多病早衰竊慕長者

之餘風每思砥礪未聞君子之大道徒益顛
危零丁稷下之遊寂寞漳濱之卧尚無漂母
哀王孫而進食况有故人憐范叔而贈袍牛
欲爨鐘誰其弗忍婦非束緼何以自還敢期
累年不振之蹤忽有一旦殊常之遇光生分
表喜溢情涯惟茲山水之邦自昔詩書之俗
脩門在望曾無日近之嗟先世嘗臨獲慰露
濡之感此蓋伏遇 參政相公至仁善下盛
德兼容一引坐一解顏士託終身之重三吐

哺三握髮野無片善之遺賢能借勢以騫騰
孤遠望風而傾屬自悲蓬梗獨遠門闌向使
不為萬里之行固亦久在諸生之末誦文章
於方冊竊喜得師聞道義於薦紳亦嘗願學
既積精誠之至果歸甄治之公旅進無階歎
空馳於清夢餘年有幾懼終負於初心

謝臺諫啓

貧念代耕之祿懇乞奉祠恩開使過之門復
令治郡方窮閭之待盡非公議而疇依慙極

駢顏感深雪涕伏念某遭回薄命顛顛餘生
隸業荒唐小學僅通於蒼雅屬辭卑弱竒文
徒慕於莊騷髮種種以將童心搖搖而欲折
食粥動逾於累月陳絺或至於隆冬不能引
分以掛冠廉隅已喪更復貪榮於懷綬愧懼
可知況此名城今為近輔九霄嘉氣日未邇
於長安千載遺祠星嘗從於帝座孰為之地
使有此行茲蓋伏遇某官偉量海涵英姿山
立正言云義急虛衆惡之而必察俯憐久困

拈仁先念舊

衆惡之而必察俯憐久困

於風波今老矣而無能尚使少紆於溝壑爲
國廣旁求之路示人無終棄之才曾是妄庸
曲蒙全護除書已下徒叨湔洗之恩羸疾益
侵無復激昂之日

謝葛給事啓

杜門訟六十年之非久安散地起家忝二千
石之重忽奉明恩驚釁垢之漸除扶衰殘而
下拜舍人云起自窮閭叨臨近郡爲農爲圃
三年之冗不治如絲如綸一字之褒過
寵伏念某學由病廢仕以罪歸冥心鶴鷺之

行投迹雞豚之社海三山之縹渺釣鼈已媿
於初心楚七澤之蒼茫殫兕亦成於昨夢但
欲負耒慕許行之學豈復叩角歌寧戚之詩
偶逢公朝使過之時躡界近郡承流之寄所
蒙過矣自揆茫然天際鬱蔥望九重之雲氣
道周蔽希掃四世之棠陰得遂此行孰爲之
地此蓋伏遇 侍講給事道本文王之正學
師孟氏之醇騰茂實而蜚英聲久隆 上瞻
息邪說而距敵行遂擅儒宗方與萬物而皆

春不忍一夫之獨泣某偶階末契遂借餘光
舍人云議論四方之聖文章百世之師餘談
激水之斗升窮鱗悉逝麗藻生雲於膚寸甘
澤無窮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
位而某適有懷章之幸首叨此筆之榮雖
飯豆羹藜不敢望功名於老大然書紳銘座
尚思復玷缺之艱難

答交代陳判院啓

病求玉局但懷優游卒歲之心恩畀桐廬獲
繼超軼絕塵之迹方自嫌於通問乃遽辱於
移書公真快哉我則陋矣伏念某少而落魄

老益迂踈憔悴關河萬里客岷嶓之境馳驅
節傳三年使閩楚之郊迨此退歸頽然遲暮
投憤已安於蟹舍起家忽奉於魚符此蓋伏
遇某官秉節以貫四時瑞世而翔千仞經行
早推於庠序謀猷晚著於朝廷謠誦上聞豈
獨最列城之課規模甚遠又足為來者之師
某偶幸懷章遂將接武雖取棄竹馬望英躅
以增慙然獲舊青氈在裘門而甚寵發春伊
始坐鞦多間願遵輔養之宜即慶禁嚴之拜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啓

懇求祠祿乃叨便郡之除甫及成期亟奉燕
朝之對身既復歸於鈞播衆知未棄於明時
伏念某淺智褊能薄才繇力栖遲屏迹但欲
射猛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
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以免歸鴈食
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
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際欲言誰聽投老
奚歸豈期廟堂任使之公挈出溝壑漂流之

地此蓋伏遇某官孟韓道統伊呂王功黼黻
聖猷謂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甄陶士類每
捨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慨念孤生已侵暮境
儻使抱所聞而不試則將齋遺恨於無窮何
止屢陳於斧宸之前蓋亦昌言於搢紳之上
故雖久斥亦復漸收而某已知悔童子之雕
蟲未免守古人之糟粕決無可用寧不自知
續鍾釜之祿以待掛冠嘗面祈於大造効尺
寸之勞而垂汗簡悵永負於初心

謝梁右相啓

玉局二年已竊代耕之祿桐廬千里復叨起廢之恩望睟表之顯昂撫編氓之繁夥退惟忝冒徒積兢慚伏念某四壁寒家一單賤士刻舟求劍固匪通材懲羹吹壺已消壯志比由鱗舍起領魚符永言久斥之餘亦有少伸之望然而察簿領稽違之細擿吏胥隱伏之微一皆非其素知又不可以遽習淵明之寄事外已迫頽齡安國之擢徙中曷勝煩使此

蓋伏遇某官才全經緯氣塞堪輿博取衆材婁抗延英之論宏開公道靡須光範之書施及妄庸未忘夙昔溫飽一門之衣食洗滌累歲之罪愆使爲全人以畢餘日某敢不好是正直擇乎中庸戒舞智以賊民寧取椎魯少文之誚務盡心於折獄庶無冤枉失職之嗟苟不辱知其敢言報

謝周樞使啓

入望清光出臨近郡天威不遠咫尺既諧就

日之心父命惟所東西况被牧民之寄感恩
至矣揣分茫然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
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情徑
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躓回毀靡
待於德高災非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
岫之心病鶴禰襪忽忝乘軒之寵此蓋伏遇
某官道窮突與氣塞堪輿南山之石巖巖帝
資宿望縑袍之意戀戀士感誠言哀細德之
嶮微開鴻鈞之塊北念茲積譴雖擢髮而有

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
少收雖不在於英才樂育之中實創見於薄
俗相挺之際而某扶衰自笑迫老宜歸無復
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
輅之塵傾倒具陳慙惶無措

謝臺諫啓

掛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
冒明恩觸熱即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
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

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彌
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
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蘄於因任
除書忽昇於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
幸鄉間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
官望重朝綱學通國體收真才於水落石出
之後坐銷浮偽之風察定理於舟行岸移之
時盡黜讒誣之巧稍收久廢用示至公某謹
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

去姦政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於大
譴庶少答於深知

謝監司啓

掛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
冒明恩觸熱即途扶藁領郡伏念某身常短
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
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彌
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
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蘄於因任

除書忽昇於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
幸鄉間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
官學貫經邦望隆國器繡衣持斧姑小試於
使輶豹尾屬車即超登於禁路尚容衰悴之
迹暫託澄清之餘某謹當勉効微勤堅持素
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姦政近民則民歸
敢忘用恕或粗逃於大譴庶少答於深知

荅方寺丞啓

年運而往悵久隔於英遊道阻且長忽恭承

於榮問情文甚寵衰晚增光伏念某笠澤漁
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遊煮海摘山
屢乘使傳旣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乘骨
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
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此蓋伏遇某官義
存推轂德重匿瑕哀其顛頽之百罹借以揄
揚之一諾遂叨共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
某緣病廢書迫貧隨牒能古文何用於今世
徒慙長者之見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殊匪

小人之所望佇奉丁寧之誨用寬瘵曠之虞
賀王提刑啓

恭審繡衣玉節肅王畿風憲之嚴寶畫奎文
新內閣圖書之直方攬澄清之轡已騰謠誦
之聲恭惟某官學道愛人至誠格物德秉民
彝之粹才推國器之英中外踐揚自際風雲
之會始終操履靡移金石之堅將階言語侍
從之除滄被禮樂光華之遣欽恤副九重之
指平反奉一笑之春始訖外庸即躋近列計

秉輅之未幾旋頒詔以趣歸某意廣才踈心
勞政拙伏櫪志在千里悵暮景之已侵巢林
不過一枝幸甲樓之有託

與汪郎中啓

去蜀歸吳已侵尋於晚境乞祠得郡尚記錄
於明時夙戒行轡已臨弊邑方竊依仁之幸
敢稽告至之恭伏念某筮澤農家紹興朝士
捫參歷井久因客遊萸海摘山屢乘使傳旣
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顱

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
符更叨起廢恭惟某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
衷其憔悴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容共
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某扶憊以來罔功
是懼快景星之先覩雖尚阻於瞻承分隣燭
之餘光遂密依於覆護其為慰幸曷究敷陳

與沈知府啓

乘傳江臯偶同一道分符畿內復幸鄰邦公
將假道於虞僕其得御於李胡交臂而失此

亟削牘而布之恭惟某官厚德鎮浮英姿邁
往富貴固有命矣未嘗枉尺以自謀將相豈
無種哉方且搏風而直上雖仰急流之勇退
寧容袖手而旁觀果奉明綸起臨近甸豐年
高廩想謠誦之已聞燕寢清香知文書之益
簡願精調於列鼎即歸覲於凝旒瞻詠之私
敷宣曷既

賀留樞密啓

恭審行玉關之萬里方喜遄歸陳泰階之六

符亟聞殊睦地禁處承明之邃任崇參宥密
之嚴成命誕揚師言允穆切以藝祖鑒五
代之弊不偏重於中書裕陵新六官之名
亦旁開於西府豈獨並隆於文武固將兼注
於安危至以明詔特預於訂謨尤爲本朝久
虛之盛舉中原多故首用种忠憲之偉人聖
政方新則有虞雍公之近事或名光於竹帛
或位極於廟堂恭惟某官躬閑深魁碩之資
負剛大直方之氣早推雅望浸歷近班以至

公服小人故雖踈而不怨以大節事明主故
既去而見思世方譴譴以自營公固落落而
難合迨此寵光之自至益知巖險之徒勞淵
乎一心應彼萬事七擒七縱已成服遠之功
三起三留果有處中之命方且端委冠鈞衡
之位挽河洗夷虜之塵復列聖在天之讎
攄遺民泣血之憤某幸身未死見國中興材
館旁招雖莫陪於下士浯溪深刻尚自力於
斯文

賀蔣中丞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總臺評公道大開在廷爲
之相賀正人益進吾國殆其庶幾仰惟廟社
之休非復門闢之慶某聞人情不遠立朝誰
樂於抨彈仕者自謀干世本求於遇合皆使
從容而徐進自非怨嫉之所歸一居三院七
人之官遂任四海九州之責至於諫大夫之
助成主德中執法之振肅朝綱知不可以不
言言不可以不盡雷霆在上獨立自如鼎鑊

當前直趨不避始也負當世之名而人不我
捨今也居得言之地則責將誰歸卓乎偉人
更此重任恭惟某官英姿邁往奧學造微論
必盡忠得堪興剛大之氣仕常思退有耕釣
高逸之風位逾達而謙有加權益隆而量莫
測姑小煩於繩肅即進與於弼諧豈惟斯民
被化於春風和氣之中亦使多士吐氣於青
天白日之下今其始矣幸孰甚焉某嘗辱王
翰卜隣之榮妄懷貢禹彈冠之喜崇言絃議

渭南文集卷之十一
已觀魁磊光信史之傳過計私憂安有一二
為執事之獻儻少寬於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第 35394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1
図書館 3

卷一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